

卸下陽剛味 加重感情線 《大黃蜂》着墨女性色彩



在《變形金剛》系列電影中，狂派與博派正邪交鋒，打得精彩，俘虜全球影迷的心。最近，影迷引頸以待的《大黃蜂》（Bumblebee）上映，電影不再着墨於兩派鬥爭，而是講述「大黃蜂」與女孩建立友誼的故事。過往幾集陽剛味重，今次則多了女性色彩。早前，監製羅倫素（Lorenzo Di Bonaventura）、導演查費斯奈捷（Travis Knight）、戲中演員希莉辛菲（Hailee Steinfeld）及約翰辛納（John Cena）來港接受傳媒訪問，暢談拍攝點滴。

文：朱慧恩

自2007年起，《變形金剛》系列已推出五集，然而，單薄的故事線已令電影失去吸引力。因此，監製羅倫素希望電影故事能跳出原本框架，帶來新意思。所以，他便邀來《捉妖敢死隊》導演查費斯執導《大黃蜂》，展開全新的故事內容。《變形金剛》正邪兩派的機械人各有特點，今次特意挑選大黃蜂做主角，羅倫素解釋：「Bumblebee備受影迷喜愛，而且他感情豐富，可說是眾多角色中最人性化的一個。」

發展新故事線

羅倫素十分欣賞導演查費斯，他表示，畢竟《變形金剛》系列電影廣為人知，現在要拍攝一部截然不同風格的新作，難免會有壓力。而他認為，查費斯是動畫製作公司Laika的領導人，有出色的領導才能，深信他有能力帶領團隊向前走。

查費斯表示自己兒時已經常常玩變形金剛玩具，更是《變形金剛》系列卡通片的「粉絲」，也鍾情那個年代的電影，包括史提芬史匹堡的《E.T.外星人》和John Hughes的電影。對於今次能執導《大黃蜂》，他表示：「比起過往的五集，《大黃蜂》的故事帶有更強烈的情感，也更人性化。希望這個截然不同的故事能帶給觀眾新鮮感。」

希莉最愛大黃蜂

《大黃蜂》由希莉辛菲（Hailee Steinfeld）擔任女主角，她在14歲時便憑高安兄弟的《離奇復仇事件》（True Grit）獲提名奧斯卡最佳女配角。她在戲中飾演的查莉（Charlie），是個性格硬朗及「男仔頭」的角色。「查莉沒有超能力，但是她勇敢又聰明。」她表示很幸運能與Bumblebee展開這奇妙的旅程。

雖然希莉信心十足，但她坦言遇到不少挑戰。「查莉既會開車又會修車，現實中我也懂得駕車，不過卻不懂修車。」然而，幸好有她懂得修車的哥哥出手相助，她哥哥甚至親自到拍攝現場指導她。



■《大黃蜂》卻是一台黃色福特甲蟲車。



■希莉辛菲與導演查費斯奈捷在拍攝現場。



■查莉與大黃蜂發展了一段真摯的友誼。



■查莉與大黃蜂在車房裡初次見面。

而另一個挑戰，則是與不存在的大黃蜂演對手戲。「因為機械人是後期製作的數碼影像，因此我幾乎都在與空氣演戲。」因此，她特意重溫之前的作品，細察人類與機械人對話的場面。被問到想當《變形金剛》裡哪一個角色，希莉則笑說自己最愛的是大黃蜂。

大黃蜂重回原著角色

《大黃蜂》可視為《變形金剛》系列的前傳，補白大黃蜂來到地球的原因以及如何和人類成為好朋友。時空回到1987年，大黃蜂逃離斯比頓星來到地球後，藏身於加州小鎮的廢車收集站內，被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女查莉發現。她把滿佈傷痕且損壞了的大黃蜂帶回家，並悉心修理。然而，這個看似普通的甲蟲車，竟是把她帶進驚險世界的機械人，後來她與大黃蜂更建立了一段深厚的友誼。

在過往《變形金剛》系列中，大黃蜂一直化身為黃色的Chevrolet Camaro跑車，而今次他則會變回動畫原著中的黃色福特甲蟲車。此外，電影亦會交代為何大黃蜂的語言系統受損，導致沒法用語言與人類溝通。戲中的大黃蜂十分人性化，觀眾還可以看到他學習車上音響播出的歌曲或電台節目向人類傳達訊息。



■約翰辛納在戲中扮演政府特務機構「第7分部」的高級軍官。



■「反彈球」與「粉碎」是狂派成員。

三變戰士首次現身

除了新的故事線外，另一賣點在於《大黃蜂》在《變形金剛》系列電影中，首部有三變戰士（Triple Changers）的電影。三變戰士指擁有三種形態的戰士，除了機械人形態外，還可變成兩種形態。一個形態用於空中戰鬥，多數是飛機；另一個用於地面戰，多數是車輛。在電影中首度亮相的三變戰士分別為「粉碎」（Shatter）及「反彈球」（Dropkick）。「粉碎」為負責追殺大黃蜂的狂派成員，原是垂直起落噴射機，但為了方便在地球行動，化身為紅色轎跑車。「反彈球」是麥加登左右手，生性兇殘，令不少地球人無辜受害。



■「反彈球」（Dropkick）與「粉碎」（Shatter）是戲中的兩位三變戰士。

《下町火箭》 沉悶題材的魅力



有時真的佩服日本人的創作能力，彷彿什麼題材也可以成為故事——重工業，而且還是冷門的火箭製造業。初看大台J2播《下町火箭》（圖），原以為這種正氣善念會令人悶得發量，卻沒佔到「老套」題材，也如此激盪人心。

故事的起點，是講述一間製作火箭閥門的小公司「佃製作所」，因為接二連三遇到挫折，所長佃航平（阿部寬飾）從造火箭轉做農業拖拉機。雖然一直在被人打壓和出賣之中反覆「輪迴」，但他率領着志同道合的夥伴，憑着一股正氣和偉大的理想，一邊克服困難，一邊向遙遠的目標逐步邁進。劇情不只「老套」，演員亦如京劇以「紅臉」和「白臉」般，會顯意在鏡頭前擺出「忠樣」和「奸樣」。思想和風格如此陳舊，若放在港劇，一定會被觀眾嫌故事太「離地」，難有代入感。

然而，因為日本有着濃厚重視技術和心性的「匠人精神」，觀眾在看《下町火箭》這種正氣說教的劇集時，才不會反感——因為我們看戲能否投入，都受到劇集的「產地來源」影響。即使說如果劇集의思想和信念，跟製作國家或地區文化價值反差太大，就難以令人信服。

佃航平作為劇集中匠人精神的代表，就努力展現出無論環境如何，也要將工作千錘百煉至完美的意志。故事講到佃社長因為吃過友人父親所栽種的優質稻米後，令剛在「火箭夢」受挫的他，決心研發拖拉機引擎，並參與無人耕作的研發，希望能復興日本的農業，並將優質的稻米傳承下去。如此崇高的陳義，若真的跟該國文化價值相差太大，自然會掀起觀眾反感。現在故事能讓人信服，正是因為佃社長的「匠人精神」，跟我們在旅日或用日本製產品的經歷，感覺上沒有本質的矛盾。

筆者對一次「戲裡戲外」的交接感受甚深：話說有集講到儘管佃製作所明知研發火箭計劃將被終止，但仍努力做好可能是「最後一件」的製品，即使面對種種挫折，仍不肯妥協馬虎，令人動容。然後轉到新開台，講到沙中線紅磡站施工問題嚴重，但負責各單位仍只顧卸責或強說「不符標準不代表不安全」，而且面不紅耳不赤，你說感慨不感慨？

文：視撈人



梵高非常不梵高



■全球影帝奧斯卡依撒和威廉迪福（右）在戲中有不少對手戲。

近來有套電影關於藝術人的創作生平，是特別有意思的。祖利安斯納貝爾（全球導演、奧斯卡提名）執導的《梵高·永恒之門》（At Eternity's Gate）聚焦在著名荷蘭後印象派畫家梵高人生中創作巔峰期的心路歷程。儘管被懷疑、嘲笑和被疾病折磨，他仍創造出許多舉世所愛和震撼人心的藝術作品。這並非一部傳記電影，而是基於雲遜梵高（今屆威尼斯影展最佳男主角及金像提名，威廉迪福飾）書信和他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所呈現出的事實和傳聞的演繹。

電影刻畫出梵高為繪畫當今世界各地認識的壯觀傑作而作出的犧牲和創造力。電影以通過運用拍攝黃色和藍色畫面的手法來描繪了梵高看世界的方式。說來絕對是向大師的創作作出尊重，但我還記得他在未紅時（即死前）是沒有一個欣賞他的觀眾，也是因為他令我們相信藝術創作的事要在藝術家死後才值得尊敬。

而這套電影是梵高記錄的，在身心交錯不健康中仍用畫作表達。真正的畫作原名字為《在永恒之門》，又名《悲傷的老人》（Sorrowing Old Man）是一幅梵高1890年5月初在聖雷米精神病院完成的油畫，此畫基於其1882年在海牙繪成的鉛筆草稿，畫中人物是一名老兵Adrianus Jacobus Zuyderland。而原畫的靈感來源則是休伯特·馮·赫利默繪製的畫作《切爾西醫院的星期日》。畫中的老兵坐在爐火旁，雙手掩面。這可能也表現出了畫家創作時的悲痛心情及畫家對神與永恒的信仰，而這些事物的難以感知實際也是其悲痛的來源，這一點在其早年的書信中就可以看出。畫家梵高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完成了800多幅畫，而在去世的那一年，他完成了《在永恒之門》這幅畫。

事實上，這幅畫是梵高在1882年素描習作的變奏版，在七幅版畫拓印的作品中，他把其中一幅起名為《在永恒之門》。曾在寫給弟弟的書信中提及，畫家有責任嘗試將想法融入到作品之中。這幅《在永恒之門》的版畫中，梵高也試圖做到這一點，直指生命永恒。在牧師父親的耳濡目染下，梵高自小就探索「永恒」；他認為這不是什麼高深的神學，因為即使是最窮的樵夫或礦工，也總有一剎那感覺到永恒之門的存在。在他自己受到精神疾病的折磨時，他重新畫了這老人的畫像：一個穿着藍色衣服的老人，坐在爐火旁的木椅上，雙手掩面，有點蜷縮，狀似一言不發，肢體語言流露着深深的悲傷。然而，即使他在最悲傷和痛苦的時刻，也堅持相信上帝和永恒。

有些說法指，畫中老人的禿頭，是為了引起人們對頭部的注意並強調畫中人的知識水平；老人不僅有信仰，而且他知道，儘管他感到極度的悲傷，但這種痛苦將成為進入永恒之門的最後考驗。這是梵高所想及相信的。

文：路美

導演：祖利安斯納貝爾
演員：威廉迪福、奧斯卡依撒、馬蒂爾艾馬力
支持指數：★★★★★ 感動指數：★★★★★
好看指數：★★★★★（以5星為滿分）



■電影將於2019年1月3日在香港上映。

好戲連場

從古到今，作家都界人一種好有個性、樣樣事都好有自己一套的文人。無論他們的想法如何尖酸，或者如何溫文爾雅，從他們的文筆都會睇得出每位作家的風格和特性。

電影《大老作家》（圖，Can You ever forgive me?）由「金球獎」兩項大熱提名的最佳女主角瑪莉莎麥卡菲（Melissa McCarthy）和最佳男配角理查格蘭特主演，故事全程集中於瑪莉莎麥卡菲飾演曾於70至80年代叱咤一時的大作家Lee Israel，瑪莉莎麥卡菲能演繹出大作家Lee因為脾性差，再加上不善於跟人溝通，在「親密朋友」離開下，她事業走下坡的心情；更流露出時常眷戀先後為Katharine Hepburn、Tallulah Bankhead、Dorothy Kilgallen、Estée Lauder等超猛名人執筆寫傳記的風光日子，完全無視其他人，令自己變得孤獨，生活變得更潦倒的一幕。直至偶爾遇到一門不費氣力的「生財」方法，繼而再遇見每日見步行步、隨性生活的男主角Jack（理查格蘭特飾），兩人的互相扶持，就將Lee的「生財法」愈變愈歪、愈變愈過界、愈變愈超出理智，膽敢說直接挑戰當時的法律。

當看到Lee愈戰愈勇的情節時，雖然電影沒有強烈的視覺衝擊，但瑪莉莎麥卡菲的深情投入演繹，真叫人停止呼吸，極度擔心她萬一被政府執法人員揭發會如何被處置？她的行為會令到其他店主蒙受幾多損失？而我覺得作為一個有個性的作家應該有適當的膽量，先會衝破人生被停留的樽頸口，不過，就要用人生的前途博一注，如果你身為作家，夠膽嗎？今次，瑪莉莎麥卡菲角色的設定及演繹，再次凸顯她多元化的演技，演技比之前演的《凸佬Madam》、《最爆伴娘團》更有深度、比《賤偵madam攞公仔》有另一種味道。

除此之外，個人更喜歡呢個戲名《大老作家》，即時令我想起兩個解

讀，第一個係「主角會係一位年紀老邁的作家」；而第二個解讀就是「呢位作家會時常『老作』一些華而不實、不着邊際的事情」，這個界人聯想的空間，相當有趣。

文：逸珊

